

性理大全

性理道統諸儒
卷卅六之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性理大全卷三十六

賢故賢者仁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



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
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
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
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
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
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
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
止其所○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
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
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
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
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
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
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
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
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
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
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卽便是
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

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

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四

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

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空無異指而若是不

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

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

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

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

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

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

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卽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卽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
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
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
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
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
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我包智○生底意思是

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地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六

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

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一作夏冬相似仁義一作禮是

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

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

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以仁義說則春生夏長

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

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

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

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仁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
便硬而

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
○仁禮

屬陽義智屬陰衰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

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

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

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

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此

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

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

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

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

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

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

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

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

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

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

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

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

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

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

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

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

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

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

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

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中粹之氣乃天地生

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

元是一物
用出來

瓜各有界

物都有生

在裏面

種桃杏種
便生

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舒伸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九

三六十八

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

四篇便如四

入字便如八

實是一箇道

四箇便如四

四箇便如四

四箇便如四

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

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

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

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

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

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

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

○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

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十

三五十一

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

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

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兩箇分為

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

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

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

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

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

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

渾淪都具生

從仁上漸漸推出

坎震始終專

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文識仁須是兼義禮

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

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

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

即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

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

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

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

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

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

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

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

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

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

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

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

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

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如乾文言旣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

不宜○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

有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

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

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

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

却只以求仁爲急者溫禮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

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

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

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

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節間此恐如五行之木若

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

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

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

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

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

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

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

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

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

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

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

絲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
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
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
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
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
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
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
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
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
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
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
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
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
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
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
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
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

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蠡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十五

三百八十

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蔡汗流淚

此便惻隱之心

動處便是則

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
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
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
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
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
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迥其
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
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
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十一

三百七

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
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
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
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
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
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
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
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
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

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一
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掩故其粹然之和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
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
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
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
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
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
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
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十一

三原五五

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
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
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
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伎爲忍豈人
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已
已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
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
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

程子所謂愛是
情仁是性謂此

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

失其真

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
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謂此

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十八

一百五十五

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

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

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

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旣不外乎陰陽則

五行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

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

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

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

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

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十九
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

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色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
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
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
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
一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
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
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六

二十

三九七

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
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
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
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
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迥其情而逆知之耳
仁義禮智旣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
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
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
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

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
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
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
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
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
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
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
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
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
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
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
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
皆是一面底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
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
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
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
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
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

言并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
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
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
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
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
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
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
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
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

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
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
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
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
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
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
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
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
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
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是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

言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

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
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
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習中許多勞勞
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
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剛也此是義
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
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
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爲
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二

三

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

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

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

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

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

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

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

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

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

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

何人稟五行之秀以生而謂四德者其許可得聞歟

八心所以為

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

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

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

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

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

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

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

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

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三

三十四

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

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

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

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答袁機仲曰

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大地之間一氣

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

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

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

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

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知

之
之

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
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

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

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

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
五藏五蟲其分做此蓋天人

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

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

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程堯

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

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七

四

三十一

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

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

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不箇道理之

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

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

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

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

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

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

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

卷之三

天下道理不
止此
之所以性
有方
公此說託

仁其簡生底

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

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

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

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

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

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

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

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五

三十一

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

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

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

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

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

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

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

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

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

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

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

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

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

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

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

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

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

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

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六

三五七五

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

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

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

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

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

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

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

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

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比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

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
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
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
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
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
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
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
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
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
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

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
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
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
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
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
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
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
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
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
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一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信之

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

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
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此
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
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
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
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
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
管半間不界便是中而無義既斷定了只
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
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九

此是從下說
上去

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
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
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
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
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
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
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
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
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
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

大用小用皆
宜
橫豎皆通

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情
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
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
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
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
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
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
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
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十

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
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
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
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
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
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
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
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
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
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

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未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十一

三〇七十三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

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言然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

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

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

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是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
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
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
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
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
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七 十二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

一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

一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

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

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

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

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

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

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無欺則不可又問此

三斤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

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性理大全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

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

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

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

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

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

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

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

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

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

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

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

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

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

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

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

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

誠只是箇朴直懇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

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

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劉彝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眞實無妄人這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卽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

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

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

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眞

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

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

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

到伊川子義
發明
晦翁又增兩
字

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

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
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
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
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
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
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色者萬古常
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
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
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十六

三百十

五峰形客觀

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峰亦
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倫則只是
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
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
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
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
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
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
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

唐虞之時未有誠字

誠字始見此

心信之義

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性理大全卷三十七

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也

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十八

三百十一

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

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卽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十九

三百十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

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己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

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且

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曰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

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焉曰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

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曰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

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

是信伊尹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

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

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

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七 二十 三百六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

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

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

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

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

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

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

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

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

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

得律
說科條

問忠信之信
與五常之信
分別何如

忠信類是詩
看得透徹

聖人分上忠
信

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

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

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

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

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爲人謀耳。○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

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

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

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三十一

附九

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

恕。心明道曰。克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廣得

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廣不去時如何

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

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

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

此而

一語皆總

上類皆在萬

善之中

爲人得去則

心克明

克廣得去氣

盡不盡

察此可以見

忠恕猶形影

無忠做恕不

出

可相

根葉
即老木

怒不可相

天下大公之

聖人有聖人
之用
學者有學
之用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
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

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

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

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

可偏舉○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

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

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

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三

三頁十

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

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天

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

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

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

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

裏面便有一箇天

面便有一箇聖人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
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
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
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
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會理自己百姓盡不
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
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
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
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
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
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
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
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
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
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
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譬如己心之所欲者便

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說
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
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
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
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
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
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
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
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
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

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
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
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
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
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
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
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
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
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

彼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

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

順應何待於推學者不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

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已

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二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

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性理大全

卷三十七

二十五

三十七

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

不肖之歸豈古人堆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已一

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吾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爲義允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云無僞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

者亦忠也然未有六誦心而不盡於已盡乎已而

不本諸心者其亦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

方也爲人謀必忠

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

忠養也至於以善斂

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

平居有一之可媿而

死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怨者

如心之謂非寬厚之

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

如我之善我無惡亦

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

欲人之立我欲達亦

以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

推己及物之謂○忠

者盡己之心也怨者推己之

心以及人也忠盡乎

內者也怨形於外者也己之

心既無一毫之不盡

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當

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處朋友當信事物有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怨也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七

二十六

三頁十二

忠而後有怨忠者形

也怨者影也

如有形而在後有影也

在聖

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

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怨在學者則當言怨蓋

聖人不待乎推學者生

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

乎推也然學若能於中

怨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

人之間無不極其至夕

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忠

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

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

恭發於外者也曰凡

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

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
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
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
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目行
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
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
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
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
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
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須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大於敬若不是裏頭承蓋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
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
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
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
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
心在上面方得不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

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
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
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
卽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
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
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
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
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
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二十八 三百四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此與忠信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
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
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
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心上說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
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克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一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崑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

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

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兗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
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
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
說誣民克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繫
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
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
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
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
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
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

氣凝而爲形鬼鬼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
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
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
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
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
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
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
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
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
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曰
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
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
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
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
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
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
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
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
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
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
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
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
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
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
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
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

孟子得統于

周子以誠為

不物之緒

周子繼孔孟

得統于

大學為入道

延好

二程

聖賢垂世立

教

凶者存諸心

聖賢傳道教

人不越此

中大地為

綱五常之主

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

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

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

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

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

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

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

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五

三百六十五

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

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

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

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

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

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在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

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

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

原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

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

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

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

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

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

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

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濂

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

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

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

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

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

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

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

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

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

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

獨得

聖賢之身
和未與
觀孔孟不傳
之墜緒

周子再闡源

二程親受其

一程從而先

及道入德之

周若斯又與

洙泗並

子子統百家

而會于一

之大成

粹乎洙泗濂
淵源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六

三百六四

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蓋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

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
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
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
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
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
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
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
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八

三七五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
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
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
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
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旣沒曾子子思與孟軻
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
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
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
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
所統盟雖以董相也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
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
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
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
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
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義農黃帝繼天立極
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
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
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九

三三三

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
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旣衰夫子以來始不得
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
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
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
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
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
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
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
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善
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
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
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
期然而然也○因是人可有喜則喜之聖人之心
本無喜也因是人可有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
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
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
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聖人
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
亦無不在善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
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

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則賢

能體即聖○人多昏共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

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

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

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

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

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

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問賢者好

賅天入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

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

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

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

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

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

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峰胡氏曰聖人之應爭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

人猶化工

人猶巧工

翦綵為花

聖人自卑道

聖賢之分

聖賢以上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聖賢之分

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
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
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
意亦常在懷但不感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

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
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

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十一

三百五十九

氣象又為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

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

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

世俗常情支離曲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

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

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

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

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謂

善善

世覺

聖人胸中休

体和樂

聖人于人心

相副切

憂世和樂並

行不悖

一者氣象如

何

聖人之心樂

天知命

聖賢之心可

入光明

學者須識得

此氣象

聖人以中道

公道應物

聖人以天下

才治天下事

聖人明睿所

照見于無

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
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

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十三

三十一

聖人無求仕
之義

聖人無有不
可爲之事

以臨印轉
將逐符行

聖人無不可
爲之時

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
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
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
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温左氏傳見定哀時歟有
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
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
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
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
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
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

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獄

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

聖人猶欲有為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

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

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

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

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

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十四

三百卅七

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

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

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

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

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

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易

讀人後作即

至不可處便

禹稷孔子合

當做事

聖人于天下

皆如此

聖人德行不

可名狀

聖人且須

學顏子

學顏子有準

同

顏子所以大

過人

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
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
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
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
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鐘由是
○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
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十五

三百六十六

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
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
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
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
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
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羸至如
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羸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
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

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
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
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
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
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
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顏子比孟子
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
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
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十六

三十七

而班馬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
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
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
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
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絳光明查滓渾化故分
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
處故謂之心麤

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
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
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破
氣象畢竟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
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
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
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
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箒之
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易箒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十七

三百八十一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
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
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
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
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
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
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滿○曾子父
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
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己底了

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
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
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寢遠矣獨曾
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
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
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十八

百八十五

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
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
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
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得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

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

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

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

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

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

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

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

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

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

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十九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

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

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

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

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

為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

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

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

善論孟子者

諸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古人足為知

孟子通五經趙岐未知益

孟子精通于

孟子踐履處

孟子知德之

善論孟子

所以保

孟子凡原處

孟子便擔當

孟子如大匠

孟子把得繩

孟子定
千門萬戶自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
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
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
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
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
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愿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

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

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只是把

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

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

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

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

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

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

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

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

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

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

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

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

又遲遲而不去只為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為畜

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具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一

三十九

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

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

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

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子孔子儘是明

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顏曾思孟或謂孔子尊周孟

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

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

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

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

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仲尼元氣

元氣春生秋

顏子自自然

和氣

顏子不言而

化

仲尼天地

顏子和風慶

雲

泰山巖巖氣

象

顏子無迹

顏子惟有迹

明快豈弟

栽培別種

聖賢何心

堯孟自任以

道

孔子發明大

道

聖入之道益

是無他造
化功
此是不可及

顏子未達一

問

顏子無大優

少

孟了終未及

顏子

得聖人之語

者二人

孟子有方

道

孟子萬世之

師

學顏子便入

聖入氣象

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

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

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

其傳至孟子而聖入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

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

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絲以為花花則無不似

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

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

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

生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一 三百八十

不辨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

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

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

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入之道者二人

也○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己任哉○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

是不足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

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而微

聖人感德于天爲能到此

孟子聽天所

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三

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恚生當得他聖人恚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恚地

以未
地信

所以未
地信

能為其

顏子之學粹

人

惟孔子好學

次莫如顏子

孔孟不須知
此較優劣

最舒
之說尚

體之而不息

者聖人

顏子稱夫子

顏孟久于仁

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
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
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
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
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
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
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
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
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四

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
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是道謂以孔
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
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
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
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
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

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
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承天

聖人
純乎純

聖人于理為

聖人只是
箇底道理

曾子于思孟
于大略相似

聖子于

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
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曰
開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
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
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
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
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言
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五 三十七

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
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
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
孰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
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
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
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
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
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處之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率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六

三八十

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

孟子元來見

學者有用力

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

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

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

代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

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

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

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曰

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

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

性理大全

卷三

二十七

三四八

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

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

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

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

稟之有異故也

曾參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

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

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

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當

又義理

顏子之量無

涯孟子之言

有迹

顏子人皆即

之可學不可攀

顏而見摸氣

象不同

人應得甚

閒暇不

能禦其不

元

道遭此必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揚

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

耶苟非其人則違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

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

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

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性理大全

卷三十八

二十八

三十四十三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

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灑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

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

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

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

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

○夫子乘桴之嘆猶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問之

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

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猶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問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

曾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真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舊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

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其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一般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一

三百十四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

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
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
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
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季通云其學精
愨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
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闡恕氣象
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
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
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

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
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
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
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
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
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
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
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
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三

三百七十七

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

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

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三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故其所養內克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大

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
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
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
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
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
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
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
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
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五 三百零二
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
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
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
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
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肯歸者皆
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䟽濬

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

曰鬼神曰義利綱條處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闢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

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六

三百五十一

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

格

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知密神交

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絀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粟何味而獨嚼齋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顯守伯淳號明道

子刊

陽聖雨

言直氣

言直氣

慨然有求道之志

窮神之化由

通于禮樂

開百代未明之惑

秦漢以下未

悉斯理

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

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

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

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

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

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

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

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

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七

三百九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

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

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

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必不

而後可
道

百務其

光量

醜德心醉

先生知大學
之要

先生洞見道
體

致一養成

先生自任之
重

任重信篤

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癡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
 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
 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
 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八 三百七十一

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
 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
 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
 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
 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
 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
 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
 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

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

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

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

鄆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

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九 三百五十一

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

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

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

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明道門擺脫得

開為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

其關鍵直觀堂與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

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

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伯淳未表洞

易多烈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
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
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叅合無間純亦不已
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
不自以為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
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
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
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 三十一
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
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
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
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埃控
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
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
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

先生得聖人
之誠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今有明德

天下完人

華人心在天

道窮一

明道却是如

公

意眷眷在天

下國家

明道去就分

去就不放過

一步

欲當見造

生意

意益盆魚

欲觀萬物自

得意

凡草知生意

致人粹然上

道

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
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
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
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
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
有詔起呂申公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
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
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一

三十一九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
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
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
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薦於親弟友其弟
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
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
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
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

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公冊大用甚邇胡奪
年先生之道不在其第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甘
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
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

話恁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

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

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子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一

三百五十五

聖世逸民

程頤有經天

緯地之才

聖代真儒

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
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

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

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

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

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說諸難

山立

天

雨

止

德

國器

程頤學極

人之精微

程頤行全

子之純粹

程頤闡天下

之義理者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而成就之則不取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

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
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

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

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三 二百五十九

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

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

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

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

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

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

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

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上漢唐集卷之六
三流谷

及見得道

書多明

正叔正襟安

坐如常

伊川言三

才

同伊川道德

才學何如

程頤獨出諸

儒之表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

末上下折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

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

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

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

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

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

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

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

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

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

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

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比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入室不由戶

伊川之學自

踐履中入

伊川深識聖賢氣象

學子所好何

學

得先生所試

大驚

佳處上書闕

下

伊川似孟子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四

三百五十五

不以爲

書要川便系

是

書次大義炳
若日星

說圖楚方
君子大成

伊州希聖之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
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
是確然恁地○有谷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
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嘆曰公恨伊川
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
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
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
道誰會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會有行得
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
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五

三百八十

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
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
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
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
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
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
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
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
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志

此欲學聖

以川可知顏

以川未

無我

人必可學

近日說話未

多

君實不得

程氏知體用

之一原

程氏知聖人

天用

使萬物

得其所

得其所

得其所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後世
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

總論二程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

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

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

子之無我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

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

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六 三百三

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

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

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

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

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

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

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

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
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
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
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會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
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
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
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
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七

三百五

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
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
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
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
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
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
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
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

此是不及家
兄處
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

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

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

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

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

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

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

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

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

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

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

生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八

三

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

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

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

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

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

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

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

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

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

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

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
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
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
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
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
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
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
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
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九

三十四

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
見不同○問明道會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
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
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
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
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
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
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

之

後學

將曰

義

機樂于道
道是

孟程皆善相
像

做特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

否先生首肯○或謂一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

於范文正公耳曰先學見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

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

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

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

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及求之

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

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

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

性理大全

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

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

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

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

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

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

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

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

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

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

卷三十九

二十

三百廿

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
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
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
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
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
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
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
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
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
性理大全 卷二十九 二十一 二百四十一
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
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
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
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
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其理之該而
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
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某接人治

一談

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

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性理大全

卷三九

二十一

三百六十四

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此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厚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卽命名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

分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
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

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

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

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

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

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聞

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文

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官

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

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

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

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

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

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

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

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

見其功者

一見知其遠

學者見其名

見其功者

一見知其遠

學者見其名

見其功者

一見知其遠

學者見其名

見其功者

一見知其遠

學者見其名

見其功者

一見知其遠

學者見其名

見其功者

一見知其遠

學者見其名

見其功者

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
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
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

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
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
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

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二面 三百四十八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

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
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
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

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
病良又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

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

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

撤去虎皮
二程深明易
道

十五年學恭
而安不成

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列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某恐

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堂裏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嗟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白子曰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自

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
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其精
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
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
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
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
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
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
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入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
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三六

三百八十一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六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
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
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
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
功深○魯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
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
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羣比一變
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

正以道
忘

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
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
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
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
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
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

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三十七 三百五十八

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
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
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
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
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
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
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 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
而不汗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
間群居燕飲笑誼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

適其在是

始有定居之

性理大全

堯夫玩心高

先生德氣粹

粹之可知其

賢

卷八

道人

此乃

堯夫振古

能

內聖外王

空樓閣

堯夫四通

達

堯夫通

這此真便

堯夫三代

堯夫

堯夫

堯夫

堯夫

堯夫

堯夫

堯夫

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

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

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

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

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

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

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統

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淵純

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

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二十六

三百十

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

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

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道人道來○堯夫詩云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

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醜習習滿懷都是春不

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

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與

必著
此大特

堯夫善

初六

乃中龍虎
甚上山河
煥聖經論

便是偏霸手
段

亦是大人

中分體用

上癡論

緊此見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
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
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
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
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
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
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
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
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二九

三百七十六

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
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
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
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
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
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
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
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
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

志大持身之

二程不貴術

實從起處起

慶節經世之學

先生志在經

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

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

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

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為他見得天地進退

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

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

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其

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三十

三百五十一

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

多事邵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

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

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為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

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

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

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

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為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

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
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
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
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
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
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
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
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
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性理大全

卷三一九

三五

三〇七一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
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

嶧

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

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
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
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
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
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旣與之語三日得所未
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
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

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忙理大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百六十四

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歐陽氏

非

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

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

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

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其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三三

三百六十四

伊川不及孔

子

伊子温公橫渠之間

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挾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

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着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三四

三百八十

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

○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重

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

性理大全

卷三九

二十五

三十八

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妥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

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贊先生
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
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九

